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太學講章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章

乾卦六龍章

君子食無求飽章

人心惟危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矢人豈不仁于函人

哉二章

盡其心章



學而時習之章

宛彼鳴鳩章

天命之謂性章

貧而無諂 溫故而知新 逝者如斯三章

元年春王正月

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 章

伊尹聖之任章

無傷也至戚戚焉

蓋上世至命之矣二章

賢哉回也 飯蔬食三章

秦公會戎于潛 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

見善如不及章

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章

夫子之文章 賜也為以予為多學而識之

予欲無言三章

詩羔羊章

燕喜講章

名臣第一章諸葛武侯始末

名臣第二章裴晉公始末

名臣第三章韓魏公始末

附燕喜會儀注

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華亭張 萬世調父著

太學講章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章

十月十六日會講

這章書見聖人能任天下之重決不肯輕於始進大凡輕於始進之人立身既不端出處既不正他既不曉得天子我之意把這身子全憑他人做起如何能大有為於天下伊尹之正天下在於能任伊尹之任天下在於能覺當其耕於有莘之野與

農夫何異但覺則爲伊尹不覺則爲農夫農夫耕鑿而不知伊尹却是樂堯舜之道堯舜之道是通天下爲一身之道伊尹覺得天生我這人與天下痛癢相關安危理亂俱在我手自己甚大萬物甚小故千駟天下都不掛念一介取與辨別分明這是他一生任天下本領後來伐夏救民旋乾轉坤都從此弗視弗顧弗取弗與一點念頭而出這謂之樂堯舜之道這謂之先覺大抵人生在世上天定然有意要他擔當世道普濟萬民只因人不覺便滾滾同于齊民伊尹在田野中辨此一種知覺是上天若啓若翼把大擔子放在他身上要他一日而唐虞天下故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其曰予天民之先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正是伊尹先覺處也覺處乃其任處任處乃其正天下處正天下之功堂堂正正伐罪弔民正天下之本潔潔白白弗取弗與只因伊尹肯自任見得萬物皆我做主一物莫動其心故做許多大事業出來故曰歸潔其身孟子把他大志趣大根源點出以

折世俗割烹之說所謂儒者當志伊尹之所志也
古人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蓋惟看得自己
大故能任天下大擔子若看得天下大自己小天
下擔子却誰人承當所爲自己看得大有二曰澹
曰靜澹則心無他好靜則志不躐等人生日食一
餐歲衣一縑儘自寬足何須濫觴留此全副恬澹
精神窮攷古今講求性命文章本之信心經術求
其有用豈不獨行特立矧箇大觀若此志不立便
鮮衣美食歌舞遊戲貧者羞不足富者樂有餘滾

滾一生落在世俗圈套裏安知有性命一着報

君報國向上一路醉生夢死良可痛心又人生水
到渠成本無一事前途自定萬慮自茫若輕己而
殉人或倚人而伸己攀援請託枉費營求鬚眉男
子要不因人熱小譽弗喜小毀弗怒纔能卓然自
立了天地間不了之事若奔波富貴之場熱中聲
譽之地爭先競進此三家村中齷齪市賈伎倆吾
輩宜防之于細慎之于微此二端是立身大頭惱
擔當天下大根基故提伊尹任天下一章爲爾多

士言之願開此眼目也

三三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十月十六日會講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

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

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初九潛龍勿用 象

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三君子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終日乾乾反復

道也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或躍在淵進

無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

在天大人造也 上九亢龍有悔 亢龍有

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用

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大象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

先天不可言而伏羲明之以一畫此一畫生天生

地生萬物皆原于此即所謂元也古人云有物先

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正此一也既已畫一即已有二一二合三而成乾下三爲內卦上三爲外卦六畫備而乾之六爻成矣六爻備而萬物人事之終始具矣其實只此一只此元也故乾而繫之以元元而繫之以亨利貞元者無爲之體無不流通故謂之亨自然而然故謂之利渾淪正固而不遷易故謂之貞總之只此一元如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萬物性命皆乾元主張既資乾以始必資乾以終如環無端通乎晝夜非統天而何惟天而統以乾元自能行雲施雨使品物流通形著而亨矣此無爲之妙也聖人惟大明乎乾道之終始則知卦之六位不待安排一時皆已成就特待時而動矣一陽各配一龍者龍是變化之物乾陽變化乘時而出有龍象焉惟乘時御天而萬物生意已完足于六龍變化中也一物各具一乾元故曰各正性命就其各正中生意渾淪而萬物同此一乾元故曰保合太和各正保合因萬物之自然而

乾元絕非有爲也聖人以乾元自處不與萬物同其後後萬物各取足于自有之乾元而物物各得其所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不後于物首出也各得其所咸寧也天之元盡萬物聖人之元盡萬民所以爲大哉乾元也亨利貞盡是矣

九爲陽數故一畫皆言九初陽在下則潛矣潛則勿用矣堯舜爲飛孔顏爲見德如堯舜而不飛學同孔顏而不見此謂潛龍惟其時一潛故勿用也勿用者無聲色可見無名象可一用之密

至于不易世不成名不見是而無悶雖然謂之藏用特時勿用而非無用也春意在紅紫人見紅紫而不見春所存者神正是所過者化然則行乎六龍之中而不見者潛之妙也歟

二爻旣出潛以待用則不謂之淵潛又不謂之天飛而謂之在田田非龍地而皆見之故曰見龍聖人在下位而人宗仰之象也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不謂之利見大人而何其庸言信庸行謹便已閑邪而存其誠矣誠則能默移風俗而庸則智名

勇功之不著所謂入化而我無與也故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然則在田之德施普矣

三爻爲重剛矣不中正而居下之位如有聖德而不飛不見衆不疑而忌之乎則惟夕乾日惕法天行之德而自強不息故厲而免于咎大凡龍德皆從戰兢惕勵來羣龍皆惕而獨指九三者亦特指其象言耳夕乾日惕自晝至夜循環無端天行無息時君子乾惕亦無息時非反復道而何然所謂乾惕亦惟是存忠信而修詞立其誠直要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而後謂之進德修業此所以居上不驕而在下不憂也所謂惕龍者其惟以誠心與夫誠心之可以勝危疑也久矣

四爻以陽居陰而居下之位兩乾相盪其道乃革窮通易轍侯王易位之象也以其處必進之勢而人心向背天命去畱尚遲疑未定故爲龍或躍而尚在淵不得不躍或有時躍也未離乎淵慎之至也聖人無利天下之心順天應人即有時進何咎之有夫有欲上之心者邪也有欲進之心者離其

羣者也躍龍可上可進而無其心故上下無常而不爲邪進退無恒而不離羣只因心爲天下欲德業及其時而終不敢苟且以赴機會當躍而躍正其德業日新處耳

九五之爻剛健中正聖人而居天位矣羲農軒堯是也乘龍御天澤被天下象爲飛龍在天此德位兼隆之大人故利見之世蒙其澤謂之利衆仰其尊謂之見聖人作而萬物覩利見之義也親上親下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矣

前上一爻陽極而滿如龍在天際而不能爲雨故曰亢龍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時使之然聖人豈能處于不亢之地惟其勢極重而難反故曰盈不可久故占爲悔耳悔非聖人所能避也惟不避悔便是乾乾若避之便非龍德如伊尹放太甲周公朝諸侯而冒天下之大不諱者是也然伊尹放桐宮而必復政周公居負扆而後問農豈非懼盈不可久而然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極言亢龍之危然時勢所值雖履危路

盈而聖人不辭故曰知進退存亡而能不失其正
乾元之位一其數九一者元之體九者元之用用
九者以九爲用也六爻之位皆用九六龍純乎天
德剛健而不過與時變化而無成心且之必暮總
是一天時剛之必柔總是一龍德惟剛中有柔而
龍德不可分首尾也明矣故見不優于潛飛不勝
于躍惕不劣于見亢不遜于飛時之所乘觸處可
以爲首乘時而人見爲首則羣龍實未嘗有首惟
從羣龍有首處見得羣龍之無首而不執之以爲
首則見天德矣夫六龍用事不獨聖人蓋龍德變
化與時消息而不拘人身亦只是一消一息時當
然而然耳時不當然而然與時當然而不然便是
龍有首矣便凶而不吉然六龍內皆有潛之用在
皆有惕之心在六龍中各有一乾元故乾元之終
始各乘乎時居初則乘潛居二則乘見居三則乘
惕居四則乘躍居五則乘飛居上則乘亢也所謂
乾道自然之變化聖人大明終始時乘以御之者
也若剛而不能柔便是羣龍有首矣潛如何能見

見如何能惕惕如何能躍躍如何能飛飛如何能
亢也耶所以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元有始
有終故曰統天龍無首無尾故曰天德終始萬物
而變化自然乾元之無爲也時乘六龍而無首無
尾聖人之無爲也人皆知有爲之爲健而不知無
爲之爲健有爲者有息是有首有尾之龍不謂之
天行無爲者無息是無首無尾之龍乃所謂自強
乃所謂天德也君子之法天自強法其無爲而已
聖人之乘六龍御天乘其無首而已要見得人人
有箇六龍人人各正一乾元未可以乘時御天歸
之聖而以六龍爲聖人之用也各認其所謂乾元
者何在而自然時時乘六龍自然合天德自然羣
龍無首矣法乾之行健則統天不法乾便不自強
而同于役役之萬物讀乾卦者可無猛省乎哉

君子食無求飽章 十月三十日會講

這章書是聖人說箇悅心之妙實際處論語開口
說學說箇時習而悅這章便提箇好學二字理會
得好的實事便曉得悅的光景且問悅是悅甚麼

好是好甚麼總有箇一件事在此事一刻不離終身莫了時習君子就日用尋常間非能廢飲食居處但是他無求所汲汲求的不在此如飯蔬食飲水何嘗求飽曲肱而枕何嘗求安然聖人却有箇學在此學默默精進處連聖人口裏說不出不求安飽全副精神只在敏于事這箇敏于事也在君子口裏說不出如飲水食蜜終難告人自然無言寧能不慎慎于言正是敏事不暇及真光景也就正有道只是敏于事此事是自然本體工夫既不

得叅一濃艷想并不容着一澹泊念頭漠漠空空惟日不足只時刻有箇潔淨本體便是孟子所謂勿忘勿助必有事的學問全要虚心默勤須親近有道纔叅證得來有道的人學問得力源頭逼清我若親就他見他舉動周旋作止語默雖不必件件把吾事去質問而其精神流露處令我觸目會心將我這件性命大事隨處印合隨處反照自然我精神倍覺生動學問倍覺穩實此等用心是時時刻刻只是一箇敏于事此事中趣味無盡君子

津津念頭亦無盡不謂之好學而何這好字是悅
字註脚敏于事是時習證據也古來提出學字自
傳說告高宗始其曰惟學遜志務時敏註疏說虛
以受人勤以勵已虛如海之注水納而不盈勤如
日之經天週而復始人心惟虛故能得真師友人
心惟勤故能進真學問若足已非人縱日對聖賢
如空手出寶山了無所得日復一日青春不來墮
誤終身拋失性命此等病根却在營營溫飽偷安
耽樂上念頭旣俗志氣不清如蟻聚羶如蠅附食
安知向上有歸根復命事所以恬澹之人其中最
有滋味這滋味正是道味也聖人說好學只許一
顏回顏回歿而好學之脉絕夫顏子當日不遷不
貳進而不止是何趣向是何功力然即在簞瓢陋
巷不改其樂來吾輩須知自己分內有一件大事
澹澹空空把精神歸併一路自強不息尋明師良
友切磋琢磨莫厭糠粃而慕鼎食恥蓬屋而羨華
堂向世俗習氣中討安樂甘心爲終身不學之人
也諸士其勉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十月

三十日

會講

這是虞廷十六字之傳上接羲皇之一畫下開湯文孔孟之道脉者也羲皇先天不可傳而僅傳一畫此一畫堯舜傳而爲中禹湯傳而爲止孔子傳而爲時子思傳而爲獨孟子傳而爲性善總是這一箇然這一箇不離人的一心人心只有一更沒有二舜却指箇人心道心出來人心此心道心即此心也赤子初生時知未誘物未化道心自著人

心本安渾然一中豈非聖體自人既着形氣心即在形氣中那得無人心然心即在形氣而此種靈光嘗爲形氣主即謂之道心人心原未嘗危嘗恐其與道心對而爲危也道心原未嘗微因人心之危而覺其微也周子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可見人心道心只是一心矣朱子說人心收處便是道心道心放處便是人心收放只可謂二幾不可謂二心也此際只爭箇人知不知耳知則爲聖人之惟精不知則爲百姓之日用知得則昭

昭靈靈當下即是人心化爲道心不知得則血肉
包裹自爲方域道心盡是人心所以人心化爲道
心危乎累卵道心化爲人心微乎幾希其實只一
心也如心知情識是衆僕靈明是主人衆僕供應
主人而主人坐享安逸便是一箇主人用事是先
天無爲木體若從人心去求箇道心只此已落心
知情識主人却爲僮僕使便是後天有爲紛紛擾
擾伎倆矣衆僕用事如何拿得綱領住若一箇主
人做主隨他千變萬化線索都在他手自然把持
得定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要認得主人翁
也認得道心人心自不夾雜不夾雜之謂精精則
一矣一即中也執此以御萬物應萬事信能執其
中也謂之信能者皆從精字來種子旣真釋性不
雜一團滾出一片打成事至能揆物來能應不勞
卜度不費揣摩全是天性上作用非允執而何可
見人生即有箇耳目口鼻四肢其知覺嗜欲處謂
之血氣亦可謂之靈光亦可但要把此靈光時時
覺照知覺動處天性嘗生嗜欲雖交心君自寂此

實心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十四
際不費安排不須布置人人有箇一在人人有箇
中在但要人覺悟耳覺得本體便合本體保任工
夫全在戒慎恐懼上人若時時戒謹刻刻恐懼自
然轉血氣爲義理日用動靜安得有過不及之差
中不在聖人而在于我矣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矢人豈不

仁於函人哉章

這兩章書合看來便見得孟子打動世主本心而
勉之以爲仁也上章提箇心下章提箇術心是本
來之心術是人爲之術也上章說箇先王下章說
箇人後先王是人中之王爲萬民主人後是人中
之役受人後使者也上章說箇知下章說箇恥知
則擴充充其自有之心恥則反求反其自有之心
也何謂不忍人何謂惟恐傷人惟恐不傷人須知
人與人原同血氣原是一身拔毛則肌戰挫足則
手扞痛癢愛護莫知其然天地初生人原是如此
只因爾我見分習業深重便要自私自利把人的
痛癢却置在度外這箇是他習的術元不是心若

論人却都有箇不忍人之心乍見入井怵惕惻隱
在今人是心惟恐傷人惟恐不傷人在矢人弓人
函人都是術不是心人中有箇王不嗜殺人萬乘
而行仁政如湯武放伐却不嗜殺謂之先王先王
亦人也但是今人中之王耳從天性流露乍見惻
隱是謂今人隨天性克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是謂人中之王若不依天性因術業遷是
謂弓人矢人函人是謂人中之後須知內交要譽
惡其聲都在術上計較亦矢人函人弓人之類也

矢人弓人術在傷人與函人術在不傷人並與本
心無干同于減穀之亡羊也梁惠王移民粟非不
盡心但不依本性上發出端倪來却只在術上走
竟落在內交要譽三項窠臼裏不若齊宣王堂下
一念當下已作今人已證先王聖位獨恨其石火
因擊而有不能轉暗室一燈耳只如管子修內政
非不加意牧民但不根天性不是不忍人的初心
流出其中有箇計較功利念頭在究竟只做函人
與儀秦說縱橫孫吳習兵法商鞅開農戰李悝盡

地力種種把民命博富強的此輩弓人矢人伎倆不差甚遠蓋不忍人之心是射的紅心依此發見所謂射中紅心也若不依此發見在外面鋪排任他競短爭長跳不出箇術字腔子總是失諸正鵠故孟子說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已反求者還而求此不忍人之本心也即所謂知皆擴而克之也然擴克曰知反求曰恥良心不歿歷歷分明人豈可爲術業所轉術在功名便轉于功名術在富貴便轉于富貴終其身損人利己而戕我萬物胞與之本性哉嗟乎良心自在也乍見不忍一孺子頃刻人中之王嗜殺人而圖富強終身人中之役術之誤人可不慎諸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十一月初八日會講

這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知天之學見知天以事天爲實地以立命爲究竟也中庸提出箇天命來說性道教要人識得箇性道源頭孟子從心性上遡到天要人窮得箇心性結果其實都是合一不二話也天命之謂性落于人便是心譬之天是海

性是水心是波天是鏡性是光心是照但轉其名
 初無有二心至虛至靈無所不徹無所不滿隱微
 可以育萬物中和可以位天地故說箇盡盡者是
 盡精微之盡無大無細皆此心體發揮此心體克
 塞也盡心工夫不屬有為全是昭昭靈靈思為路
 絕源頭却在知性心流露皆根于性渾淪也這箇
 性是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來故知其性便知天
 性天不容下手只說箇知一徹盡徹合下了事知
 既無可形容盡亦不着功力此所謂心性天一原

之旨也盡心下手要在存心操存其心以溫養其
 性有主之養勿忘勿助順其自然合着無思無為
 之天命這箇就謂之事天然此事天功夫徹首徹
 尾一刻尚存無可間斷所以存存不已至于天壽
 都忘渾是一團真性這箇便是立命謂之天壽不
 貳者人到天壽關頭最難勘過盡人一生忙閒毀
 譽禍福利害之變矣于此不二更無有二于此只
 是箇存養是何如存心是何如養性事天者天為
 我主而我奉事之若立命則我能造命參贊化育

主張由我至此纔謂之知天纔謂之知性纔謂之
盡心孟子教人心性之學而直窮於穆不已之命
亦如子思言性道教而首揭天命爲宗也可見人
生總是一箇天日用動靜誰不是箇天命發現童
子捧茶可以見性僮僕之往來可以言中其根苗
却在箇存心上心未嘗不存故觸處可以見心人
不能存心故轉眼就迷本體心旣放而不收性便
戕而不順醉生夢死都在人爲伎倆上爭逐饒他
簸弄精神修飾邊幅種種只在利害毀譽是非得

失上起見安得打破天壽關頭這樣人一生被造
化番弄豈是造命奇男子却不想上天賦我這箇
性這箇心原是蓋天蓋地只因放心不收件件都
把自已看得小了所以聖賢只是戒謹恐懼學者
只要求放心惟求放心而存之這心量靈變且將
宇宙在手萬化生心豈不是希聖希天真大人也

學而時習之章

十一月廿八日會講

論語開口提出箇學字又提出箇時習而悅若理
會得學字出便識得箇時習便識得箇悅矣且道

學是學箇甚麼隨他說知說行說擇說執說博文
說約禮總是借光喻日終非日體將甜比蜜終非
蜜性聖賢千言萬語畢竟訓誥箇學字不來此學
在人當身自己理會一息不斷千古長存與時原
不相離習亦豈有着力也故人但解箇學字而不
能想箇之字這之字是所謂知之好之樂之知及
之仁守之者也知學者學此則習者習此悅者悅
此矣孔子說溫故知新不舍晝夜孟子說行所無
事勿助勿忘這是時習真註腳但勘到箇學字上

如灰養火既是活火但依火候如地生種既是真
種只待生時頭腦到手不須費力瞬存息養活活
靈靈就時習處豈不是箇悅處魚游于水水是性
命鳥飛于空空是家鄉人習于學學是本體故空
悅鳥性水悅魚天習悅虛靈也這一點生意大地
陽春一動百動本無間隔安有人我我悅而我乃
來朋來而朋亦悅生生不已大家在一團元氣中
豈不是性地中一箇大快暢但這箇生意人人可
通則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至我獨自喻却似空山

無人水流花開所謂得意還自笑無音使誰知者也學本如是于我悅性豈減毫釐所以到底無幾微動念這箇終身是習終身是悅易之所謂自強不息渾然是一團天性用事不謂之君子而何論語說學定說箇君子君者無上之稱心體至大故曰天君識得天君大便包着天地通着萬物而天地萬物皆小矣故曰君子然畢竟發根先要認箇學字只如聖人十五志學他此時學的把柄到手故三十而立直至七十從心那一時不是終日乾乾此正所謂君子之時習也今人只消在日用動靜上討箇時習要曉得學不是私一己的便可成已成物又要曉得學不是要人知的便可遯世不悔持此終身即造于君子何難哉

諸生中有疑求仁好學爲二者因并論及之曰爲學便是爲仁好仁即是好學時習而悅只是仁之生理時時現前悅即仁之生意好古敏求者求此力行者行此不得謂仁字落玄虛而學字着聞見也仁是性仁是命仁是無聲無臭格物格此致知

致此窮理者窮此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連仁字也是強名後來說箇學也是強名如萬紫千紅只說得箇紅紫至于東風面却說不出若要說紅說紫只說得一紅一紫不曾說得千紅萬紫今人說格說致說博文說約禮都是在紅紫上討議論也仁之一字是東風面日流行于事事物物間刻刻皆現處處皆然識得便是時習便是悅欲仁仁至正所謂時習而悅也學者須要識箇學的真本領仁的真面目切莫在名色字眼上討訓詰余故并拈出以爲爾諸士解縛耳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

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十一月廿八日會講

小宛一章原是兄弟相勸戒之詞然其本意却爲時王好飲國事日亂賢人君子莫保其命故託兄弟以言之詩人之所爲怨而不怒也然三復此詩却得人子思親報親的道理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兄弟間提着此念何等真切然必須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而後謂之有懷人子報親第一是謹身然謹身莫先于節飲喪德喪儀萬福皆生于酒也次之便是教子然教子却又在式教我有其善而

後可薰陶漸染令其子似我也謹身則不陷于危機教子則可以長保其世德念念在此便無忝爾所生矣然遭危亂之時而恐有意外之變則握粟出卜如屈子之問卜君將何道而能善後乎此亦非卜度所能規避只是溫溫小心戰戰兢兢常存此夙興夜寐之心而可以免禍亂可以保天命可以訓子孫報父母矣看他兄弟之相戒如此夫人誰無父母誰無兄弟父母生我之身父母一本所遺之子孫呼吸關通安危共享一刻不敬便是喪

德喪儀之人一念不思必無光前裕後之美白日
易過青春不來直至動履危機兄弟莫相爲救到
得身名俱喪何以仰酬二親思之思之無貽玷于
高堂無致羞于泉下凡爲人子可無念諸

天命之謂性章

十二月初八日會講

這一章書是子思直指道的源頭只一句天命之
謂性已該着一部中庸矣聖人說道說得渾融然
畢竟論語上有可言者皆是道也不是箇性與天
道這箇性與天道夫子日日說日日說不出故曰

予欲無言須知無言處是天命也子思却單提箇
天命之謂性出來畢竟子思也只說得箇道一部
中庸如知擇仁守夫婦鳶魚聖人天地以至子臣
弟友富貴夷狄鬼神帝王九經三重只說得他率
只說得他修但其率處修處總是箇性耳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所謂性也惟
性不可言故借率借修以言之惟恐人認修道是
後天有爲之法故借率字直遡到天命上來所謂
以有爲合無爲也修處全在箇率不率不得謂之

修率是率箇性所以時時刻刻有箇天命即在修道之中說到天命是思爲路絕言語道斷葛藤斬盡撒手懸崖要人當境嘿嘿理會中庸言道正所以明性也然即言道究竟是道性說不出也發者發矣能言未發乎費者隱矣能言隱乎顯者微矣能言微乎不測者不二矣能言不二乎然其不能言者即在所言之中此子思所以言道之妙也曰所不覩所不聞曰獨曰中皆是性皆是天命然不覩不聞難言只言得戒懼獨不能言只言箇慎未

發之中不能言只言箇中節之和從瀾六合處窮到退藏于密處所謂歸根復命掃盡世間有爲之法矣夫道隨事應事隨物應物隨情應情者也然却有箇不着事物不着情念的本體在焉此非天命而何道旣屬當人天命便屬當人了止是一箇率便是戒懼慎獨便是發皆中節而依然未發之中依然未發之中則中和致矣天地位萬物育渾然天命初體矣如所謂篤恭而天下平即天載之無聲無臭是也此正是修道之教修處就是教率

處就是修着力于無着力之中纔謂之不離道于
須臾天地位萬物育原是箇實事性中原有箇天
地性中原有箇萬物致中和則天地萬物皆中和
內之天地萬物非位育而何聖人可位愚夫婦亦
可位聖人可育愚夫婦亦可育也此正是天命渾
成大同處莫言位育爲帝王事若論帝王與人當
身何預哉

或問中庸之旨與佛氏何如曰佛氏提宗只說箇
天命之性中庸立教却是箇率性之道性原說不
出所以佛氏只在根塵上掃之又掃空諸所有空
無所空是謂真空真空常住不壞常生不斷六用
具足思議都捐正是天命之謂性也佛氏是說最
上一乘于無可言說中把吾儒率性之道都做箇
第二月都做箇有爲臣種畢竟第一月既不關標
指只是虛描無爲不借有爲亦證不得王種所謂
凡有名說皆非真實也譬如撥雲見天佛氏所撥
都是雲但其指廣大無邊淪于蕩莽故吾儒但就
子臣弟友人倫政事上指點箇道就中反本窮源

透露箇天命消息出來所以比佛氏爲穩實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教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而能遷

十二月初八日會講

一部禮經只該括一敬字敬者禮之始也孔子問禮于老聃却告以去子驕氣與子淫態以聖人而豈有驕氣淫態可戒正是老子說禮之精意也曲禮曰毋不敬提一無不敬便是戒慎不覩恐懼不

聞學問真頭惱矣這箇敬時常惺惺自然存存無思無爲之體而儼若有思就不可想像中想像其敬容也其宣之爲辭則從容而安真確而定蓋敬中原不急迫原無二三故本性不覺滾出此便是箇篤恭而天下平的氣象不謂之安民而何堯欽明而萬邦和舜恭己而四方動此之謂也彼長傲從欲滿志極樂昏根不敬而來敬者決無此戒此四者纔是毋不敬毋不敬之君子賢者也應事接物觸處都無不敬心旣內斂自然中正和平親狎

的能敬嚴憚的能愛愛的能知其美中之惡惡的
能知其過中之善積財而能散積以備用散以濟
物積處原爲散地也安所當安而又遷所當遷安
者守常而遷者通變變處正其善守也提一敬字
而六通四達御情則不過其節待物則適持其平
君子之敬如是可見這箇敬收攝最微密作用最
廣大人要隨時提醒隨事體認常惺惺法流行于
事物之間豈空空把持一念膠柱守瑟之謂哉此
所謂禮之精意也

貧而無諂

溫故而知新

子在川上三章

正月十八

日會講

聖賢學問只是一箇日新而不積來來徃徃故故
新新去者日去則來者日來原無停機安有止法
故易稱反覆孟子言過化反覆如環而無端則不
息矣過者化而不積則日新矣天道運而無所積
天道化也地道運而無所積地道化也聖道運而
無所積聖道化也無諂無驕是徃樂好禮是來切
磋琢磨是來樂好禮又是徃生生無盡一些渣滓

甯滯不得這是無礙圓機性地原是如此令人何處着箇住脚欲登最高處更上一層樓此學問之妙解也故即是新故却非新新不離故新却非故如日色然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後日之日又非今日之日矣然千日只此日也從故生新新來故去從切磋得琢磨既琢磨則不復有切磋矣此即所謂逝之妙也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然黃河那有如許水哉日逝而日來日來而又日逝這其間有箇如環無端處所謂不舍晝夜也

一不逝則舍矣晝夜間必有斷時矣其不舍者以其能逝也有絕即生逝之妙也有過即化性之妙也告也非關提醒知來原是往體溫也非關尋繹知新即是故性凡生機者去其陳而新生者也逝機者不畱其舊而常見其新者也吾人學問如登梯然上一步舍一步如剥笋然剥一層舍一層若顧下步便失上步若畱外層便失內層若以今日之得爲有得則來日更無得矣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刻刻見新而交臂即非故焉此顏氏

所以幾于化也夫性地活潑流行而人自積滯學問轉動變化而人自滿盈然則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十五志學而至七十從心處而後已其深于不積之義者乎吾拈此見人生當日新無窮而無以一善一美可自積于胸中也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二月十八日會講

這書法是聖人尊王底意思一部春秋提綱挈領全在此處蓋春秋之作感天下之無王而作也當時周道衰凌乾綱絕紐上既不遵王度以表率諸

侯下亦不守王度以翊戴天子中肩問鼎冠履掃然孔子慨焉而作春秋劈頭書箇春王正月夫前古紀年如舜受終曰正月上日禹受終曰正月朔旦未嘗于正月之上加一王字而夫子獨書春王正月何居見得天下有王如四時必有春無春則時何以行一歲必有正無正則歲何以成天下必有王無王則天下何以治春秋中紛紛爭擾只因一人守府王法凌夷所以諸侯放恣強衆相凌如荆吳徐越都係神聖後昆尚且盜竊名號奄然稱

王一王之義即齊桓晉文是春秋極盛之伯然召陵城濮實皆藐視王靈托名仗義何曾尊得王來若不提箇王字壓他則召陵之次日徵王貢城濮之戰曰糾王慝何以曰春秋無義戰又何以曰五霸三王之罪人只爲不奉王命便把天樣事業抹作芥子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會盟征伐無非紀一王之憲典褒貶予奪無非奉一王之衮鉞天理復明王道復正人類不至殄爲禽獸中國不至化爲夷狄即萬世之下讀春秋者見一

王字豈不天威咫尺坐食羹牆凜凜然惟隕越是懼孔子所謂其義竊取正此一字之義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正此一字之事即先儒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詞亦即此一字之詞立法勗制裁自聖心非聖人莫能修之豈虛語哉且古人著書立言大都有箇線索如書經一箇欽字可了二典三謨之義禮記一箇敬字可了三千三百之義易經一箇元字可了三伯八十四爻之義春秋一箇王字可了二百四十二年之義所謂得其一萬

平若

不是一字貫串終是沒頭沒腦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見這王字直接文武成康岐豐洛鎬之盛來到西狩獲麟反袂而泣正悲王道之不復興也識斯義者可以明經可以經世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

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二月十八日會講

聖門多學多識如子貢夫子每每要他反到至一的本體上去但他與顏曾根器微有不同且看顏

子一嘆欲從末由曾子一唯一以貫之俱是從無言處會提出箇一連恕字也渾化在內矣曾子以忠恕明一貫正是當下指點所謂不得已而有言也子貢穎悟的人學問漸漸反求要在一言上尋箇一生受用得力處既謂之一言則不得不曉之以恕字矣其實恕只一心心只一貫也回也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之賜也得一言便可終身行之行之者即服膺勿失之義也非是在世路上較量行得行不得也此行之二字與夫然後行行字

不同夫子指點一箇其恕乎已直捷了當提出箇一的名目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字註脚耳如心之謂恕不欲勿施便是心如其心心如其心者不獨人心如我心即我心轉境亦如初心也且道人生日用應酬之間有觸便動有感便通都是我靈性做主自知痛癢歷歷分明我心人心總是一箇機括人欲我欲總是一箇本原只此不欲勿施一念不起各付本心大地陽春消冰成水旣不着計較安排亦不涉意見功力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平平常常到處用得只此是恕之一言非終身可以行之者乎可見無限學問俱在現前體認無方妙用只在本性尋求至一而不一至簡而不多這點源頭一清便可通天地萬物爲一體在立達即謂之仁在安人安百姓即謂之敬在行于天下即謂之恭寬信敏惠識得一萬事畢誰謂一言非即一貫之權說乎人知妙道難言而不知即此人我起念處脉脉關通日用體認處隱隱自取聖人之道豈外是哉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曰天之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也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二月十八日
會講

孟子先說四箇聖人大槩後却斷以清任和四字
如画龍家鱗甲備具只須加一筆點睛耳聖之任
是與伊尹點睛也且看伊尹任處是何等任大凡

天地間時勢可爲乘機邁會即竭力擔當何難惟
時勢不可爲却不肯放下手直把大擔子認在我
身上况天生我這人斷不使海宇沉淪乾坤汚濁
定要在我的手裏日月重朗天地載新所謂知其不
可爲而爲纔是聖人之任故曰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治亦進亂亦進不受世界治亂轉旋直要轉旋
世界治亂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
桀之終不悛也然後相湯而伐之天下不驚聖體
流通變化無礙自己處之若等閒天下信之如皎

日真是造物在我手且看伊尹不過是箇田畝間
簞笠農夫他却說我是天民之先覺衆人都是長
夜而我獨白日當空乾坤都在暗室而我獨一燈
朗照千古不斷良心都在我一箇身上提醒若世
間有一箇人不醒便是我推墮他在暗裏這箇念
頭何等鄭重然却在他能覺上覺是大地陽春之
覺故任爲掀天揭地之任也大抵人生在世間天
原把箇大擔子付他不獨聖人爲然只是世人看
得自己小聖人看得自己大看得自己小便周旋
世局瞻顧人情把利害得失念頭牢籠我本性這
一段獨往精神透露不出來不肖的悠悠忽忽辜
負一生就是賢智的也只是憑着氣魄靠着意見
未會做得一件便驕溢憤盈撐持不定動不得靜
進不能退經不能權任勞而不善居勞任怨而不
善受怨如何能把這身擔荷世界惟聖人看得自
己大天上天下獨有一我我不去救世覺民別無
人可任這擔子所以徹始徹終定要一日而唐虞
天下就是行不去的時候也要從潔白光明性地

上弄出神通來吹枯拉朽旋乾轉坤有我這一人
竝不憂天下不太平主上不明聖所謂伊尹非予
覺之而誰孟子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意也此全
在一箇志上伊尹蓋世事業孟子只說箇有伊尹
之志有此志自能任天下之重也故學者先須志
伊尹之志纔能任伊尹之任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
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
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

戚戚焉

三月初六日四書會講

孟子打動人都在本心上透入大凡人發動的本
心是初心第一念更不着第二念計較安排如穀
種入地直遂而發只此一種別無二種轉移委曲
都用不着且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愚夫愚婦只有不見不聞而忍食之者豈
有既見聞而忍者乎此即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

一念也這謂之仁然不忍孺子入井畢竟當下千
思萬想要尋箇方法去救他決不孟浪就過了只
此便是箇術此術就不忍入井一念合併來的不
忍敲斮以羊易牛也就從不忍一念合併來的直
捷發生處自有一箇神明區畫這謂之術若說箇
羊小牛大此是愚人在牛羊上起見不根天性發
生這就是納交要譽惡其聲念頭了與元初不忍
一點千里萬里故齊王說不得吾心於吾心有戚
戚焉覓之而不得聞之而戚戚這纔是齊王本心
發露處被孟子一言打動也遠庖厨三字最妙既
不忍其殺而世間又不能斷殺生生殺殺展轉流
旋而我心只不可受傷不受傷處便是仁便是術
矣所謂術者非委曲周旋轉移計較之謂也人生
一日不可無術道不得術不可適于用心不得術
變化不靈學不得術不通于時宜臣不得術不能
致君堯舜孟子曰德慧術智有此德慧自然有術
智有此仁而無此術仁也不中用故曰仁術者乃
仁之最靈活處也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

無術夫讀律何以通于致君哉總是術耳律無術
何以防民之過而免于罪戾致君不通于愛君之
苦心何以積誠感動而盡力扶持納約自牖而旋
乾轉坤耶有此一點真念頭便有此一番真妙用
莫爲而爲莫致而致連齊王自己也不覺故言之
而戚戚然即令他戚戚然究竟不知術爲何物也
嗟乎千古而下識得術字方可語仁字然辨得仁
字然後有術字不然仁則假仁術則假術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歿則舉而委
之于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
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
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
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齊宣王不忍若在牛羊上起見便埋沒了本心夷
子厚葬其親若在葬埋上起見便抹殺箇仁孝因
葬埋有厚便有箇薄來對他此皆從禮制旣備後
較量厚薄也與本心何干且追遡當初沒有禮制

的時節葬埋未起而親歿爲狐狸所食料此時爲子者過之而能安乎這一滴汗一杯土從何而來凡屬爲人安能自己此時厚既不設薄亦何施因此而起葬埋則葬埋原已屬厚道矣墨者以薄道矯之只在太厚上生分別也殊不知掩之一念却是何念仁人孝子不忍薄其親正根于此而謂其薄可貴而厚可賤耶大抵道術人各一見然只因源頭差別耳富強之爲管仲名法之爲申商虛無之爲老莊戰陣之爲孫吳其初原是一箇主意後遂遂未忘本何不就先天不忍的發根處一理會故夷子一向爲厚薄之說所狃却忘了本心今把本心喚起來便撫然而曰命之矣識得本心稱家有無薄亦是厚不識得本心金棺石槨厚亦是薄嗟乎人惟通身汗下纔能爲仁人孝子却人人是仁人孝子而奈何不通身汗下也吾指出此兩段見術不是人爲的術道不是人爲的道人爲的術移大就小全憑眼目上照顧究竟照顧眼目本心漸去漸遠人爲的道舍厚從薄却在意見上商量

究竟任憑意見天性益遠益離孟子一生單提不嗜殺人救當日好殺之君單提正人心破箇邪說誠行所以為大有功于聖人聖人先覺先知只是要人識認本心如夢中得醒耳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六月十八日論語講章

聖門兩箇樂字只得孔子顏回受用故曰惟我與

爾有是夫有是者有是樂也顏子自有顏子之樂聖人自有聖人之樂這一點樂並不可以告人在夫子發憤忘食在顏子欲罷不能原不論境亦不論時用行舍藏無處不可貧賤富貴視如平等所以顏子謂之不改孔子謂之在中若樂必定在屢空簞瓢則不改者從何起脚若樂必定在曲肱蔬水則在中者何處安藏要知聖賢並不把貧賤形富貴亦不把安貧賤輕富貴摹擬樂境也論語開口說箇時習好學夫子自道曰不如丘之好學而

又曰有顏回者好學只此好學便是真樂棲泊處
先儒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只此學便是仲
尼顏子所樂之事更無別事只此好學便是仲尼
顏子樂處更無別處可說也這樂豈特聖人賢人
有的人生箇箇都有上而王公大人不增毫釐下
而田舍窶夫不減些兒樂意在世間如春氣播草
木如水脉行地中那一人不樂若說起一不樂此
人便是枯槁的人矣所以樂處現不現者只在學
不學也學則居不必廣履亦不必茅簷食不必膏
梁亦不必蓼藿衣不必文繡亦不必結鶉位不必
巖廊亦不必奧濶我樂自在無境不宜就如事業
掀地蓋天在堯舜只是浮雲一點假饒功名波騰
鼎沸于故我却是衡寂鑑空勘到此處方是聖賢
真學問俗儒不解但說貧賤是樂就令貧賤獨樂
了得一生甚麼來這樂的把柄何在戰國魯仲連
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
世肆志焉此終是戰國策士之見只在貧賤富貴
上較量所謂貧賤者驕人之意也晚食當肉胸中

寶田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有箇肉在安步當車胸中有箇車在短褐有狐貉之溫糲食有稻粱之味胸中有箇狐貉稻粱在一念分別于劫不能曠然所以浴沂風咏吟風弄月庭草不除滿山青綠都是有箇真正樂體到處用得何必待簞瓢而尋顏樂當蔬水而覓孔顏哉由此論之可見我輩一生只是箇好學能好學便識得箇心性本體任他窮通順逆到處有箇作用信手拈來寂然不動不好學便心性上見得不分明貧固戚戚富亦營營在賤旣俯仰無聊處貴亦牽纏過日擾擾一生何曾見得一些樂趣都因不學之故以至醉歿夢生夫欲尋聖賢之樂者須務聖賢之學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

于唐 六月十八日會講

這春秋書法見得是嚴華夷之辨會戎于潛是春秋會戎狄之始及戎盟于唐是春秋盟戎狄之始兩者俱在魯隱公二年潛之會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而公辭及唐之盟修潛之好也戎請盟而盟

寶田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矣戎狄不與盟會前既與之會後勢必與之盟會
而且盟失華夷之辨矣嘗考戎有塞外之戎獫狁
是也有中國之戎淮夷徐戎是也公之會潛盟唐
中國之戎也然戎狄無知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春
秋絕之久矣古者先王建國經野以治中夏至于
四裔之地或依山阻險如洞庭徐淮則皆戎狄所
據先王雖各封其酋豪使率其俗然只治之以不
治不與之爭勝敗亦不引之入中國如大禹治水
但放龍蛇周公伐殷只驅虎豹未嘗絕其類第自
遠其害耳故來不拒去不追有備無患守在四夷
此千古禦戎之法也自周衰秦晉乃遷陸渾之戎
于伊川不惟亂華乃逼周甚矣厥後馬援討叛羗
徙其餘種于關中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遂致
五胡迭擾中原丘墟及乎唐室召亂宋國淪亡而
戎狄之禍乃極我

高皇掃除羶穢用夏變夷功比隆于三代乃二百
餘年而後承平日久邊警日煩雖伏我戎索號在
屬夷者敢逆顏行覆軍殺將原其起禍只在誤加

卵翼長其羽毛錫之名號假之利器使得控制諸夷桀驁無忌以至于此夫夷狄之勢合則強分則弱祖宗制馭屬夷第分其部落別其種類使之入自爲雄而勢不統于一故中國能操驅使之權今旣假中國之名號使得壓制諸夷則諸部皆受一部之約束而遂敢與我中國抗矣又况平日棄信貪功開釁納侮狃安而不修備事變一起其可救乎目今惟有選任將帥簡練士卒保民務農以培其本除戎飭器以壯其威開屯積餉以實其腹堅堡崇垣以固其圍恤孤賑寡以結其心信賞必罰疎節濶目以勵其氣轉一時之倉皇建萬世之長策倘亦今日之所爲修收修備者乎吾因借春秋而廣其說焉

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九月初二日論語講章

這章書是聖人說箇有用之學大抵學問不是爲一身用是爲天下用的學問一身用不過是自了

漢若爲天下用方是出世應世有手段的人聖人望人做禹稷伊周不願人做接輿沮溺故說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等人是見得極分明執持得極堅固撥得源頭極清非可易得只是想他胸中有箇善惡分別相在未離已身上着力恐他未透出天地萬物一體關頭所以謂世上還有這樣人其實求志達道只此輩根基人也好善惡惡之外別無志只要求求是求箇真種子好善惡惡之外別無道只是要達達是泉之始達放乎四海之達求志之人當下便曉得好惡原不是完滿我一人分量他當求的時便有好善而共還天下于善惡惡而與天下皆化其惡念頭只此意念種子旣真生意亦大一當行義乘機遣會如時至氣行即斃茂條達矣所謂源泉之達于四海也謂之義者變而通之與時宜之如中庸說成物便說箇時措之宜不通于時宜便是沉淵枯槁之沉無救于世大抵好善惡惡分明堅執的人只爲不行義不變通方圓差別在毫釐間而爲天下爲一身即

從此分惟求志行義者能以我好惡真實源頭達之于天地萬物而作用徧滿無窮極也蓋好善惡惡只謂之好惡不謂之道若達之方謂之道道大而覺好惡之爲小也故夫子曰見曰未見只見得箇知其不可爲而不爲的人不曾見得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人也須知伊尹任天下在一介道義是非上辨得分明則學者要明明德于天下須從真好真惡上着力只要見得天德王道合一的令體全在求志時認取耳然則吾輩學問分別要細

包括要大不細不足以成身不大不足以救世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烝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勿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

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
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王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偏無黨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訓于
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

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王

六月
初六

日書經
講章

這章書是書經洪範第五疇九疇以五教爲中中

者君象故第之以皇極如何是極無偏陂好惡無
偏黨反側便是極皇者御世要百官無比德百姓
無淫朋一稟于蕩平正直而後謂之皇極世界然
却不在臣民上求要在維皇自己身上求必自己
去其偏私纔可與臣民同去其偏私必自己公其
好惡纔可與臣民公同其好惡自己無阿私就是
自己的福臣民無阿私就是臣民的福太平世界
朋黨不作邪僻不生宇宙太和其福無量皇以建
極化臣民便是錫福于民臣民以此福與皇相保

守便是錫皇以保極然總只在維皇建立起來一
私不存萬象取則有此建極之維皇自然因材造
就鼓舞獎勸高高下下貴貴賤賤各得其宜所謂
建極妙用肖物而付也庶民有猷有爲有守的念
之不忘未合極而不懼于過的愛之不拒百姓良
心自然呈現出來所以色則安和言則好德乘此
機括便把福與他庶民未有不歸于極矣福者人
生之爵祿也爵祿亦五福中之一人主代天而錫
之這一種公道不論貴賤高下只是隨才造就一

槩平等若有不平便是偏私了百官中有能有爲
的也只是立之皇極使知所標率而以馭富之權
分別激勵他若善者不富便善不知勸不善者濫
竊便惡不知懲此等一副精神激勵非借廩祿不
足以示妙用也建極是表正之本福祿是造就之
權有此根本不可無此權法至于何以謂之皇極
何以謂之會極則要人常常提醒念頭所以有箇
數言提他蕩蕩平平正直王義王道王路出來謂
之極提他無偏陂好惡無偏黨反側出來謂之會

極歸極曉然明白悠然可思所謂喚醒世人良心也極本天理這箇敷言謂之天言維皇與天同體既以立其標準維皇與天同訓又以妙其感動庶民有不近皇極之光輝而動尊親之仰者哉要見得千古世界只壞在一箇朋黨阿比這朋黨阿比都在臣民心裏發出來只緣天子念頭上打不過好惡有些夾襍意見有些偏私所以一切磨礪權柄都不在手了權柄既不在手爲善的無賞爲惡的無罰混混過日任他門呼朋結黨分門別戶成甚麼朝廷故皇極之主正身以立其本攬權以妙其用三代所以至今爲盛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六月初六日論語講章

聖門單提箇一以貫之這便是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究竟說不出箇如何是性如何是天道如何是
一以貫之其不能言處只謂之無言非欲無言也
實無可言也若說無可言一部論語所說的謂何
那句不是性天那句不是一貫若說有可言性天
一貫却都在聖人口頭麼又何以謂之不可得而
聞須知凡有言者皆文章皆從學識上指點如天
有四時百物之類也無可言者不能言而即在所
言之中離文章別無性與天道離多學而識別無
一以貫之離時行物生別無天悟者不須解說迷

者轉解轉迷聖人垂世立教都在人倫日用上指
點只恐人認子爲母顧影迷頭故直透出向上一
着要人于沒言語處理會所謂本說箇率性之謂
道而直窮到天命之謂性也子貢穎悟絕倫的人
一生毫釐千里處只在箇聞字多字言字上憶度
揣摩極費精力不如拋却聰明直見本體故夫子
言一言無都是直把性與天道點悟他而他却說
道不可得而聞然則所終日聞者是誰耶豈仍是
文章耶然則文章又仍是誰耶彩雲影裏仙人見

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
中扇然則眼犯落在仙人扇上宜其不見仙人也
聞根落在夫子之言上宜其不聞夫子之無言也
見得多便不見一見得時行物生便不見天終日
囿于天而不悟天終日游于夫子之無言而不知
夫子之本無可言撥雲見日撥灰見火一撥便是
合三章書看來夫子自顏曾而下獨要傳與子貢
嗟乎聖人歿而千年無言之一脉誰領取哉

周書周官篇曰戒爾卿士功業惟志業廣惟

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
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且休作
僞心勞日拙

國風羔羊之章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

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

委蛇退食自公

十月十八日書經詩經講章

合書詩二章看來見得人臣須勤勵于功業纔可
安享于祿位須敬事于公朝纔可從容于燕居大

凡人生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只是一實心盡職樹立功業爲本書言功崇業廣罔後艱詩言自公總是臣子要盡職之義書言心逸日休詩言委蛇退食總是臣子要不愧之義所以二章大意儘可合來發明也功崇要志伊尹社稷大功只是一箇志志所必就非常之功從之而起業廣要勤銖銖寸寸日積月累只是一箇勤行不息做一事便有一事之業做百事便有百事之業豈不繫箇勤這志與勤却不是優游過日的人所能全在一刀兩段遇事便往知無不爲纔有成績不至于目下因循終日墮誤蓋天下事只爭一箇先後不斷于前畢竟事窮勢極末路百倍艱阻矣惟斷然行之不畱頃刻乃免後日艱苦也此等人居大位而無驕享厚祿而不修真能立志行動斷然獨往功業克副有是恭儉之實德者所以心廣體胖暢于四肢無拘無束可以對君父可以質朋友可以矢天日可以信衾影坦坦蕩蕩非心逸日休而何心逸日休不是孟浪過

日因他功高業就胸中無一事不快于心是非毀譽束縛我不來利害禍福牢籠我不得故日逸而休也苟無功業而泄泄以爲安保祿位而祿位不可常享竊功業而功業不可倖成憑他官高九棘斷無不去位之時枉自周旋世界任他年逾百歲亦無不結果之日空勞照管人情不憂社稷而心轉勞不樹功名而計轉拙此等識見伎倆良可深痛可見卿士大夫必以功業仰酬人主而後富貴可無慙愧也羔羊三章雖借燕居衣服形容大夫之自得其實勤勞在公之意即在言外蓋必其能勤事于在公而後能從容于退食也人有一分事業便有一分精神有一分精神便有一分氣象摹寫其從容自得之氣象正是挑剔其夙夜奉公之精神當文王之時日昃不皇未明求衣人主勞心民事表正于上故南國之大夫皆精白一心洗濯功業以奉其君其垂紳正笏奔走王朝時已無職不修無業不就所以心安而神王氣恬而度間就他尸居衾影之間儘自優游而自得古之大臣所

謂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其神間也
故委蛇委蛇解者謂不拘不肆由其心無愧怍而
然人但知其心無愧怍而不知其焦心勞思敬共
有位有多少作用在孔子所謂事君敬其事而後
其食者此也曰純曰緘曰總都是借來形容素絲
之服不必深解只是反覆歎咏方透露得當日大
夫一段精神氣象出來東坡云欲得其人之天法
當于衆中陰察之此正詩人描摹其燕居天法也
然有素絲之澹有五純五緘五總之儉而大夫當

日勤事奉公之本領可見蓋惟澹則無俗情惟儉
則無侈德無俗情定不貪位慕祿樹黨行私無侈
德定不足高志揚鋪排門面所以能勤勞王家功
業有成而雍容自得于退食也此政與周書恭儉
惟德意相發明但書體正大嚴切詩旨微婉深長
總是發明人臣之義如此夫功業中人焦勞報國
心逸日休便是羔羊之節祿位中人優游素餐心
勞日拙安得委蛇之度詩書所載臣子可無念諸

已未進士太學燕喜會講章

後漢名臣諸葛武侯始末

諸葛武侯名亮字孔明隨父玄依劉表遂寓居南陽抱膝好為梁父吟於時有臥龍之稱當是時荆州牧劉表既與其父有舊而武侯不屑就甘于躬耕他默察劉表性狹而氣弱非有天下之器終不足以為為其冷觀一世人無人着他的眼故出處不苟且如此及至先主三往而見一言而合遂把此身許他奔走盡瘁至歿而不變此是人生出處

大頭腦得力處也他在隆中與先主傾蓋定畫後來天下三分蜀漢以一隅續漢正統名正言順千古所歸却總不出他當初隆中幾句話其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歷三世而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是天所以資將軍益州險塞而殷富劉璋闇弱而可圖將軍是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而外結孫權則漢室可興都是在躬耕時籌畫天下大勢不爽尺寸其後云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偏安即不伐魏漢亦必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伐之至于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觀此等大題目大主意堂堂正正拿定做事至于自許先主于臨訣則曰竭股肱之力濟以忠貞繼之以歿及至身殲軍務遺表後主則曰臣歿之後不使家有餘財囊有餘帛以負陛下此等赤心無一點夾雜何事做不去真是天地間立身濟世大樣子大抵豪傑人要看大勢透拿得主意定立得自身潔三者具而遂爲有用男子所謂諸葛武侯是也當

陽旣敗他又冷覷曹瞞戰勝而驕遠來疲弊若孫
劉合圖定然可破曹瞞一破定成鼎足之形此時
一着旣已下定及成都旣下便說劉璋闇弱而威
刑凌替便以嚴治蜀上下有章這是救時相天下
手段其親校簿書楊顛雖嘗諫之然却是一種憂
國念頭不能自己又爲蜀漢偏安不得不身親振
刷此種心事千古而下人臣那得有此孟獲七縱
而復七擒如弄掌上旣定南方皆即其渠帥而用
之曰吾不留兵不運糧使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惟

用蠻夷治蠻夷並不貪功生事此是何等作用其
用人却信賞必罰街亭之敗斬馬謖而臨祭涕泣
撫其遺孤李嚴督運違錯表廢爲民又與其子李
豐書曰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
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及嚴聞亮卒而悲泣發病
以歿夫令受罰者不怨而能思非開誠布公何以
致此吾提出數節大事總是一箇堂堂正正無私
無曲他隆中布置得乾坤大自立得品地高精心
一意至死靡他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真與伊尹相

當吾輩立身不可不具此大主張事君不可不辦此真念頭用世不可不運此大籌畫也

唐名臣裴晉公始末

裴晉公名度字中立唐貞元初進士爲人操守端正與小人不合而威譽德業聞于四夷其用不用常爲天子重輕當吳元濟叛時遣刺客害宰相武元衡及公朝中畏縮莫敢問咸說赦蔡人便而晉公獨與帝決策以必征爲主旣請身自督師慷慨言于帝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向闕無

日而帝爲流涕奮不顧身成功之本也而其督師出征却又調和諸將總理大綱進止機宜確有成畫真有如諸葛武侯所謂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者此等雖從他威望來亦是一片赤心能悅服諸將也及以蔡牙卒侍帳下曰蔡人皆吾人今反側不疑而一軍以定推心置腹可以化亂卒况中朝士大夫乎世上我不設疑城人自皆心腹也皇甫鎛狡詐好利憲宗信用之公言臣如烈火燒心衆鑄叢體可惜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元

稭結宦官求執政公又上書敬宗言河朔患小禁
闢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
悟制斷無以驅除所以卒爲兩人所構罷相居外
然退小人防亂萌真宰相事也其諫君苦心又却
深沉委曲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
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館以悟憲宗及至敬宗
欲幸東都羣臣切諫不聽公又從容奏言國家建
別都本備巡幸但今宮闕荒圯必假歲月完新然
後可後帝悟而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
未便婉而不激可謂妙用所謂致君堯舜當有術
也其駕馭悍將強藩亦有法術決疑運籌譚笑而
定當朱克融執賜春衣內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
薄又請度支給春衣三十萬端并助丁匠五千修
東都上方憂其不遜公曰今不須遣使宣慰亦不
須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
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賜衣有司製造不謹
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助工固是虛語即報云卿所
遣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排比供

應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遂進詔草後一一皆如
所料此所謂不動聲色而挫天下于太山之安者
惟其見事明審而處置安閒也公失印則徐曰急
則投諸水火緩則復歸他處若遇事難處忙亂何
爲此等識力高神氣定一片純白肺腑流出人生
有此大氣局自然有此大事業也

宋名臣韓魏公始末

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
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歐陽公稱之曰出入將

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疑垂
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所以一
登第而遂爲祥瑞也其生平大機大用在定儲嗣
輔幼君釋宮闈母子之疑去左右讒間之奸使宋
家社稷危而復安當英宗養于宮中以公力贊而
定爲皇嗣及即位甫行禮而疾暴作左右驚走公
直趨抱入簾以授內人戒以勿言復就位成禮處
之若無事然是時英宗旣得疾又遇宦侍少恩故
母子不相合雖大臣皆以疑公獨昌言曰豈有前

殿不差一語而一人官得許多錯來及太后問昌
邑王故事公繆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
后語乃塞公直前奏曰不知誰人于太后前道此
事又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若聽讒佞禍亂必起
又曰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大驚此
開世人所不敢開之口真一時屹然在石也及至
規勸英宗則曰古稱舜爲大孝夫父母慈愛而子
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
稱耳帝遂感悟而兩宮之疑漸釋此等所謂剛而
不吐納約自隲成人主慈孝之美者也及英宗旣
安而后未還政公乃請帝出幸相國寺京師見新
天子病愈而群疑遂解一日太后偶批出示某日
更不御殿公厲聲令捲簾撤坐內侍任守忠構兩
宮公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毆陽公語趙槩曰
第僉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勾任守忠立
庭下曰汝罪當死斬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
臣即日押行凡機事不密則害成若稍遲則懼有
中變耳故撤簾速而后還政填勅密而讒人除二

者宰相之大機權也公處在危疑之際多爲人所不能爲或諷以避禍則嘆曰人臣竭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此種議論存心直是造命手段公嘗言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籠入細乃是經綸好手而又曰成事在膽夫公者生歿利鈍不計而任大事不驚不疑可謂真有膽矣其用人極大則曰不分黑白夫君子小人太分別此世道之大患不分別則小人有所容而君子方得小人之用此最是大規模分量也或謂公少文章者公則曰某爲相歐陽修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然則天下之文章皆公文章矣至今我輩考其行事方知是真才真膽真文章也

附記燕喜會儀注

太學進士燕喜會昉自萬曆己未科是年計偕諸士來橋門而試者五百餘人西廂署監事試而上之禮部其中式登進士第者大約四十餘人故事進士旣釋褐太學有堂宴宴

既畢本廂乃更進四十餘進士于明道堂而
修燕喜之儀本廂暨廳堂諸寮吉服至堂進
士入序立檻內北向本廂西向稍上廳堂官
東向稍下本廂同進士連二揖次廳堂官同
進士連二揖次本廂對進士一揖出告滴次
本廂把盞進士齒長者一位受盞各位進士
俱受盞揖進酒畢揖連三進酒揖如前儀次
本廂揖進士齒長者一位安席揖諸進士同
揖次進士齒長者安本廂席揖諸進士同揖
次廳堂官同諸進士連二揖各免獻酬次本
廂同諸進士連二揖次廳堂官同諸進士連
二揖次廳堂官對本廂一揖次諸進士自同
一揖次廳堂官自同一揖入席進士席西向
廳堂官席東向本廂席北向主客俱聯席席
止用棹席儀爲賀進酒三行進湯飯畢堂吏
跪曰敢誦名臣三章以佐燕喜禮生供案供
畢冠帶堂官進誦諸葛武侯一章畢進酒再
三行進湯飯畢堂吏跪曰再進名臣第二章

冠帶堂官進誦裴公一章畢進酒湯飯如前儀堂吏跪曰三進名臣第三章冠帶堂官進誦韓魏公一章畢進酒湯飯如前儀畢禮生唱撤案撤畢進茶畢堂吏跪曰稟撤宴俱少即席坐撤席犒從畢堂吏跪曰公宴畢本廂起立仍西向進士仍北向廳堂官仍東向各連二揖如前儀本廂送進士階下揖進士候本廂入檻揖廳堂官送進士月臺下分賓主位對二揖進士出廳堂官入揖本廂別如

常儀

國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九

九

